



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

原著书名《公民的诞生》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张佩珍等 译 倪家泰 校

外国教育译丛

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

(原著书名《公民的诞生》)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张佩珍 姚亦飞 译

章昌云 杨季舫 王家柚

倪家泰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外国教育译丛

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

(原著书名《公民的诞生》)

[苏]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著

黄之瑞 张佩珍 姚亦飞 译

章昌云 杨季舫 王家桢

倪家泰 校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环西路 1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1 印张 11.375 字数 268,000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册

书号: 7232·195 定价: 1.4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公民的诞生》，是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姊妹篇，谈论的是对少年（十岁到十五岁）的教育问题。作者认为少年处在一个社会公民的诞生期，必须加强各方面的教育，才能把他们培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合格的公民。本书贯穿这一公民教育精神，全面论述了智能教育、知识教育、体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文笔生动，说理透辟，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阅读参考。在出版译本时，为方便我国读者，个别字句，有所删节。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们在学校温室里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们在少先队之家

译者说明

《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原著书名《公民的诞生》)是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所开始的关于年轻一代的教育和训练的谈话的续篇。作者观察、研究、思考的是十至十五岁少年的思想信念、兴趣爱好、智力素养、道德素养、情感素养以及热爱劳动的感情的形成和发展,中心是如何对少年进行合格公民的教育。

原书于1970年由苏联基辅《梁赞学校出版社》首次用乌克兰文出版。1971年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用俄文出版。1974年又由海参威《远东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原书已出版有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鞑靼文、阿塞拜疆文、保加利亚文、斯洛伐克文、德文译本。本书是根据1971年《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文集》第一卷(苏联《教育出版社》出版)纳·丹古洛夫的俄译本译出。

47 11/13

目 录

一、少年期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1)
“仿佛有谁给男孩子换了一副新的心灵……”	(1)
一切都取决于童年期的教育	(8)
童年期和少年期教育的两个源泉	(17)
二、纪律和自我约束对集体和对自己负责	(25)
让人们用另外一些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25)
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童年期、少年期的教育方法	(29)
三、少年期的矛盾	(46)
四、少年的体育与心理素养 一个人犹如再生	(68)
个性的形成	(68)
一个男人的诞生 一个女人的诞生	(74)
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	(81)
体 育	(89)
饮食制度、劳动制度和休息制度	(92)
我们在假期里的劳动与休息	(95)
动作的灵活与优美	(101)
爱护少年的神经系统	(104)
心理素养	(113)
五、少年的智能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	(118)
教师们的各种教育观点和教育信条的统一	(118)

世界观与信念	(123)
我们是怎样指导课上的智能劳动的	(136)
手和理智	(147)
“知识的源泉”	(150)
智能教育的两个大纲	(152)
“思想教育室”	(154)
自我教育	(165)
精神财富的交流	(169)
记忆、思维和学习能力	(173)
六、道德的形成 公民的诞生	(176)
从物质世界到观念世界	(176)
精神素养、道德和无神论	(181)
基本的道德素养	(186)
道德习惯	(198)
思想变为信念	(203)
个人和集体	(222)
恋 爱	(231)
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浪漫主义精神	(233)
道德的坚定性	(246)
七、情感教育与美感教育	(256)
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统一	(256)
感觉素养和知觉素养	(259)
言语和人的情感素养	(265)
思想认识	(270)
少年精神生活中的情感刺激	(273)
世界观和道德观念、道德原则、道德真理的情感感染	(276)
情感和公民的尊严	(281)

情感环境的共同特征	(283)
最重要的情感环境	(286)
美感的源泉	(296)
大自然和美	(301)
艺 术	(307)
音 乐	(319)
绘 画	(323)
创造性——精神生活的强大刺激因素	(334)
八、劳动对少年精神生活的作用	(338)
劳动对个性全面发展的作用	(338)
劳动习惯	(340)
劳动和智力发展	(341)
公民的劳动本质	(347)
劳动和美	(351)
劳动和意志的培养	(352)
临近青年期的时候	(353)

一、少年期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仿佛有谁给男孩子换了一副新的心灵……”

少年……母亲和教育家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是多么惊恐不安！多少部书里写了少年隐秘的心灵！图书馆的书架上放着多少篇研究少年期的论文！

我仔细倾听教师们所表示的忧虑和关切，留心观察从小熟悉的少年。我翻阅了有关少年的书籍。年复一年，我的藏书中共积累了几十个本子和笔记；每个本子都是记述某个小公民生活的别具一格的编年史，从他进校的最初日子起到长大成人——逐年记录了他的际遇，往往一直记载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过去的顽皮孩子、淘气大王，现在把他的儿子或者女儿领到学校里来说：“请收下这个孩子吧，这就是我，不过换了个样子……而实质大概完全一样。”

最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是人在少年期的精神生活问题。对学生集体的生活和工作所进行的多年的观察，使人们得出结论：在少年期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因而在他的认识能力、脑力劳动、行为、与其他同学的相互关系，在他的情感发展、美感发展、道德发展等方面的许多事实，都使教育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有经验的教育家往往抱怨说：很难对少年们进行工作，他们身上正在产生某种神秘莫测、不可理解的东西。

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他文静、沉着、和

葛、敏感，能够领会人在这个年龄所能理解的崇高感情；可是到了五年级，特别是到了六、七年级的时候，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任性、缺乏自制、时常粗鲁无礼、近乎病态地自尊、对待教师的要求和同学的缺点十分急躁，在评判周围世界，特别是评判长者的行为时尖锐而直率。

有时候，使人明显地感到：在童年期能触动他心灵的那种感情似乎逐渐地根本不能使他动心了。如果亲或不熟悉的人的痛苦以往往往会使儿童心中非常难受，那末一个少年有时竟会对人们的痛苦毫不觉察。

“仿佛有谁给男孩子换了一副新的心灵，”六年级学生维塔利的班主任在教务会议上说。（可我在边听边想：“难道过两、三年之后，维佳或者沃洛佳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维塔利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啊！”）“而现在，”班主任继续诉说，“学期结束了……我召开了家长会议，谈了学业成绩。我决定谈一谈维塔利不遵守纪律的问题。我以为，家长们在场会对这个孩子起些作用。我边说边用眼角瞧维塔利。他镇定地坐着，毫无惊恐或懊悔的表情。我突然看到：他打开了我教的这门课的教科书，拿起铅笔在书的扉页上画什么东西。他的眼睛里闪着幸灾乐祸的表情。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课桌后面，谁也看不见他在做什么。我满腔怒火。怎么办？我知道，现在当着家长的面，是不能谈论这个新的狂妄行为的，因为我担心这会惹恼小伙子。我感到他是有意惹我注意他。他故意污损我教的这门课的教科书，是为了激怒我。我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可脑海里却浮现出几天前我与他——维塔利之间的一场冲突。

举行时事报告会。一个十年级的女共青团员讲述国内外的生活。她讲到了邻近的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如何忘我地劳动。妇女们培育甜菜获得了大丰收。荣誉和光荣属于以共产主义态度劳

动的人们！维塔利举手说：

‘我想发言。’

‘说吧，’我同意他的请求。

‘我妈妈收甜菜在泥地上坐了一个月，’维塔利激动地说。‘她生病了，现在躺在医院里。难道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吗？为什么男人们几乎都不在大田和畜牧场里干活？为什么把最重的活给了妇女们？’

‘你想过吗，你说出了些什么？’我勃然大怒，甚至没有考虑，这个孩子说出了痛苦的真理。‘你算什么少先队员？’说了这些话之后，我就感到自己使他大大地受委屈了。但是已经晚了……

‘可您算什么教师？’维塔利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难道一个人可以整整一个月坐在潮湿的泥地上吗？是您教导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

维塔利的这些话使我惊呆了。”班主任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说。“这是什么呢？是蛊惑言论还是追求真理？可能，我们教给少年们的东西太多了，而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却太少了？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观察世界的心灵具有某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特点？也许，少年们观察到的世界的某些方面与我们观察到的不一样？该怎么办才能够使现实存在的个别阴暗面，——很遗憾，这样的阴暗面现在还存在，——不再被近乎病态地接受下来？”

班主任讲完这段话之后是一番热烈而直率的议论，通过议论得出了一条使我们全体教师都很激动的真理：是的，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某些东西；我们往往没有努力用我们的教育对象的眼光去看世界；我们有时会陷入令人惊讶、不可原谅的矛盾之中——教育学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只说老实话，而同时却又要去扑灭年轻的心灵因对欺骗、恶行和不公正现象的势不两立而迸发出来的怒火。少年不同于儿童，他开始对善与恶进行概括；通过某些事实他看到

了一种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在他的心灵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就取决于他的信念，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们的看法，确实，少年期与童年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人到了这个年龄就不象童年时期那样来观察、感觉、感受事物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少年观察世界与儿童观察世界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力图使自己处于自己的学生的地位。我进行教育观察，把它记在单独的本子里。本子里有专门的一个部分《我用少年的眼光观察事物》。我设想自己处于维塔利的地位，用他的眼光来分析、估价自己的行动；我试图使自己也毫不怀疑，我是这样一个人，是我的学生——那个细心、好学、沉着、要求严格的学生，那个缺乏自制、任性、蛮横无礼的少年——初次遇到的人。

现在，在过去很多年以后，我再翻阅这本不平常的日志的时候，又重新感受到过去感受过的那种惊讶感。我的那个要求苛刻、蛮横无礼、倔强、作出判断时尖锐而直率的少年在我身上发现了大量缺点，竟比我所能想到的多上一百倍——这是多么令人吃惊和不可理解啊！我情不自禁地要引用资料中的几段记事，这份资料也许会使我的某些教育家同行们发出宽恕的微笑。

1. “我的老师在感知周围世界的现象时，表现得‘心肠冷酷’。他亲眼看到一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他平静而冷漠地看着那个欺负人的家伙。他对女孩子说：‘我要跟他谈一谈。明天跟他谈。让他把欺负你的那些话再对我说一遍。’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在老师的意识深处还保留着一个想法，需要跟那个欺负人的家伙谈一谈……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象昏睡的公猫似的懒惰想法。而那个时候欺负人的家伙却对女孩子说：‘我没事的。老师会把自己学生的行为忘掉的。他们老师们跟我们打交道打腻了……’”

2. “我的老师在一个星期之前把一本他需要读的书放在桌子

上。他每次坐到桌旁，总要对书本看上一眼，但却去做别的事情了。而昨天他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去了。”

3. “我的老师的心里装着一块冰。他给畜牧人员上完课以后，有一位集体农庄庄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项发明。这个庄员对于如何减轻劳动强度的问题已经考虑一年多了——在不建造巨大而昂贵的装置的前提下使收集畜粪机械化。老师打算明天到区里去，向区党委谈一下这项珍贵的发明。让工程师到这儿来帮助这个庄员把想法变成并不复杂的机器。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到区里去一趟的热情冷下来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偶然碰见了区委书记。确实，他谈到了这位发明家的有意义的想法。但他是怎么谈的呢？他不是充满热情、心情激动地讲这件事，而是轻描淡写、慢条斯理地唠叨：假如这样办的话可并不坏，假如能考虑一下减轻畜牧场人员的劳动强度就很好……”

在记载难对付的少年的观察日志中同样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并不是对他们的行为的记录，而是少年眼里看到的世界。我设想自己处于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我处处看到令人惊奇的，有时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人惊讶，往往还令人气愤、怒不可遏。少年能看到儿童未能看到的东西；少年还能看到成人往往已经看不到，确切地说是不再注意的东西，因为成年人对于很多事物习以为常了。少年观察世界是人的一种绝无仅有、异常特殊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往往根本不理解这种状态而处之泰然。

少年对看到的東西都非常关切。瞧苹果树叶上有一条毛虫。他就思考：为什么校园里（或集体农庄的果园里）有很多毛虫？不消灭害虫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毛虫在毁坏物质财富？少年对眼前看到的坏事感到愤慨、对好事感到高兴，还是他

对善与恶都无动于衷，这取决于少年在什么环境中受的教育，取决于他在童年期培育他思想和感情的认识、思维和观察世界的源泉是什么）

我对这些尖锐、棘手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思考，终于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第三十四个年头得出了一个结论：（少年期教育的困难就在于，人们很少教育儿童把自己看作、理解并感觉为集体的一分子、社会的一分子、人民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听到人们说：一个学生在童年期是好学生，可是到了少年期因为受了坏影响而成了坏人。坏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从哪儿来的？教育工作的基础、它的主要内容，并不在于保护少年们不受坏的影响，而是要使他们对坏的、不道德的东西具有免疫力。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教育的技能和艺术就在这个怎样之中。

……一位低年级的女教师四年来对自己教育的儿童们一直赞口不绝。

又过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她竟含着眼泪诉说自己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在电影院门口他们差一点把一个老年妇女撞倒在地。

在听这位勤奋的好教师说这段痛心疾首的话的时候，我在想：她的学生过去确实是一些善良、有礼貌、勤奋而又能克制自己的人。这些品质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不，这是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带来的结果。那末该怎样解释少年期产生这一年龄段所特有的教育上的困难呢？也许，这不过是用老眼光把少年期看成不可避免会发生灾难的时期，从而出现这种所谓困难的说法？我开始研究十二至三十岁这段年龄的人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起初是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后来扩大到一个州。事实总是最公正的。了解的结果是：在十二至十五岁的人中间，违法和犯罪分子比十五至十八岁的男女青年中的违法和犯罪分子多一倍。

我研究了四百六十例刑事案件的侦讯材料。每一个给社会提供违法分子或犯罪分子的家庭，总是存在着某种缺陷。有时候父母本人似乎并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很多家庭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精神上非常贫乏，而在这些少年学习的学校和班级集体里，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把什么当作生活中的乐趣。

我举一个惨痛的事例，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平静的小城市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滑冰，他看到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就把小男孩叫到身边，朝着有个冰窟窿的方向指了指，对他说：“到那儿去滑，那儿的冰又平又好。”小男孩掉进冰窟窿死了，而那个少年又滑了个把小时才回到城里，他向同学们讲述他怎样使那个小男孩上了当。死去的小男孩的父母悲痛万分，他们问这个少年：“你是知道把小孩引到什么地方去的，难道你的心竟没有颤动一下吗？”少年平静地回答说：“我又没有把他推到冰窟窿里去。他自己滑到那儿去的。我只是劝他到那儿去滑冰——那儿的冰层平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跑来告诉我们？可能小孩还有救……”对这一点，少年回答说：“我可用不着跑回来。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和这个少年谈过话，和他的父母、教师、少先队辅导员谈过话。我看到的是一幅令人不快的景象。父母和他们的独生儿子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爱好。这孩子只有两种感情：满足或是不满足。家庭里高于一切的是两种需要：吃好、睡足。这个少年不理解一个人多么需要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得到欢乐，不懂得为别人做好事、创造幸福的欢乐。而学校里只要这个男孩子学习成绩不是两分，只要他不破坏纪律也就满足了。我问一位女教导员，她在这个少年身上已经培养起或者准备培养他什么样的精神需要时，她什么话也答不上来。对于这个人在童年期和少年期把全部精力贯注到什么地方，耗费在哪个方面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回

答。实质上,学校没有考虑教育一个人的各个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一切都取决于童年期的教育

我对少年期教育中的困难分析得越多,就越是对这样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规律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凡是童年期教育搞得很马虎的地方,也就很难对少年们进行教育。我研究了四百六十个出了违法少年和犯罪少年的家庭,发现这样的情况:罪行越重,犯罪时越是惨无人道、残忍无情、动作笨拙的,犯罪者的家庭也是最缺乏智力上、美学上和道德上的兴趣和需求的。在犯罪少年或违法少年的家庭中,没有一个家庭是有家庭藏书的,即使是少量的藏书也没有。我上面讲过的那个罪犯少年的家里,除了教科书之外,别的书一本也没有,而且那几本教科书也是又脏又烂。在这四百六十个家庭里,我总共才找到七百八十六本书(学校的教科书不算在内),其中包括学龄前儿童读的小人书。在犯罪者或违法者中间,没有人能说出一部交响乐、歌剧乐曲或室内乐的名称。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位古典作曲家或现代作曲家的名字。我们给全部四百六十个少年都听了两个音乐作品:彼·伊·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舞》和爱·格里格^①的《爱尔菲舞》。理解和感受这两个音乐作品的美,是少年具有起码的美学素养的标志。这些少年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作曲家通过音乐形象创造了什么样的意境。我从少年们的眼睛中看出:音乐的旋律并没有使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激起某种感情,也没有勾起任何回忆。

在研究少年违法分子和犯罪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对这

^① 爱德华·格里格(1843—1907)——挪威大作曲家,民族音乐学派创始人。——译者注